東北大學

周刊

民國拾七年[illegible]月壹日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WEEKLY

No. 41. November, 31,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第四十一號

要目

國學之研究　陶明濬

無綫電述要　于寶璜

詞史　劉毓盤

詩錄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每周水曜日刊行

文心雕龍札記出版

本校教授黃季剛先生著定價大
洋九角布皮加洋二角寄售處本
校出版部

第四十一號目錄

國學之研究……陶明濬
無線電述要……于寶璜
祭仲舅陳介石先生文……林損
與湘潭縣令書……劉樸
與湘潭縣令書……劉樸
始聞劉先生凶信表哀以詩……黃侃
壽何丈……林損
題岷源省長遺照……張之漢
入校旬日詩以誌意……陶明濬
和寶珊哭丕兒詩原韻……劉德成
秋夜偶成……孫馨巖
寒食晨起……徐瑞玢
懷友人……印永法
步尺子兄感懷原韻……印永法
鷓鴣天……劉永濟
臨江仙……劉清彥
詞史……劉毓盤
東洲劄記……唐文稡
錄附……

◉國學之研究

陶明濬

國學之意義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學實爲其一端。舉凡一國之風俗文化。刑政禮教。以及治亂盛衰。强弱隆夷。無不爲學所左右。故有國斯有學。亦惟有學。而後足以立國焉。所謂學者何。即人羣進化之成績。存之簡册。而使在後之個。以智識時習於此。知其已往之軌。庶有以張皇發揮。而益求精進。非令人迂拘墨守。因陋就簡。而陳陳相因。塗塗遞附也。雖然。謨訓典則。固有歷萬世之久。齊中外之異。而未始或悖者。承學之士。方將因其固有而求所未知。又何可徒知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哉。故一國之學。則當與一國之人共守之。惟其視國學者重。而旁求新學之念乃能堅定。未有蔑古荒今。渺棄萬有之人。反能役其心神。勞其耳目。以從事於新學者。即或有之。而憤盈驕矜之氣。充塞於中。則雖有至新之學理。亦何自而灌輸哉。本之不存。枝將焉附。舊之未精。新於何有。吾國固有之學。積之數千餘年。蘊釀之深。自非迻譯海外。轉相授受之學。所可比擬。若乃棄吾固有之長。則必至盡失故步。即使新學有精至之日。猶覺其可惜。而況乎未學膚受。僅皮傳於微末哉。嘗謂中外之學。各有所長。而不可偏廢。西學主實。凡工商之業。汽機之用。戰備之利。足民衛國之術。無不曲爲宣究。故覺其便於實用。而爲當務之急焉。以國學與之相較。迂遠之誚。所不能免。然而人心風俗。爲立國之大原。若人心陷溺。冒沒而輕儇。風俗頹靡。驕汰而侈濫。則國必不國。雖有實學。安攸用哉。且若彼之國亦安有實學之可言。故新世强國。皆足於道德文化。而後能收實學之效。固未嘗有所偏重也。而況吾國所相傳爲國性者。莫過於道德一端。故其國學亦偏重於此。偏則誠非也。然矯之則可。而不可過於正。兼

及其他則可。而不可舉皆廢棄也。國學之在今日。不惟宜加保存而已。更宜研究推進之法。以爲科學之本焉。

國學之種類　凡學無不有類。卯分殊事。部居別白。乃易於專精。國學亦然。惟種類單純。統系易於提舉。而書籍繁多。浩如烟海。約而言之。可分爲四部。若詳舉細目。則巧歷幾於不能算。歷代之名儒。不下百餘。皆竭畢生之力。以研究於此。猶不能盡其萬一。況吾儕乎。雖然。其深微奬衍之處。固非可以驟幾。若夫盡人可解者。亦殊不艱。願攄懷蓄念。先研究其淺近者。

一、經學類　謹按釋名曰。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言其可常用也。是知經典皆備用之書。後世附會章句。摭拾餖餌。割裂拘牽。支離破碎。寖失其本意矣。惟世事繁變。若謂經訓所載。毫無與當世不相通復之處。則吾亦未敢爲信。然其道理之大端。固有推諸四海而行。措之天下而準者。賢者識其大。

達士妙於行。安見其不可爲常用哉。且西哲倫理一學。其精切之處。未必勝於固有之經訓。今日學校中。修身一科。採掇中西義理之略。因以成書。然學者每覺不饜於意。若能以其餘暇。兼治經學。然後治西人哲理之學。不難得其條貫矣。至於致力之道。則先其大義。而後其章句。如孔子所謂詩敎溫柔敦厚。書敎疏通知遠。易敎潔淨精微。禮敎恭儉莊敬。樂敎廣博易良。春秋敎屬詞比事。東此者皆可以謂大義。彼夫失誣失賊失愚失煩失亂。皆在所宜戒。故研究經學者。必即其標示之義。而探索其文。本末條貫。始終不變。則庶幾有所得矣。又若司馬遷之言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著於變理。紀綱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短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春秋辨事非。故長於治人。凡羣經之所長。皆足補益人之所短也。亦研究其所季而已。歷古治經學者。指不勝屈。而言人人殊。茲

略述所聞。以見其有研究之必要焉。

一易經之義　易者。所以窮天地之變。類萬物之情。其說似爲虛妄。然揆之近世天文象數之學。則確有至理。獨惜其奧衍。而不易領解耳。其書分爲卦爻彖象。適時之變謂之爻。統論其體。明其所由生。是謂之象。故鄭玄謂易一名。而含有三義。一謂易簡。一爲變易。一謂不易。孔頴達謂易爲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程頤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皆精確之至論也。故時有否泰。氣有陰陽。用有行藏。詞有險易。以及盈虛消長。吉凶悔吝。動靜順逆。宇宙內外種種之理。無不廣大悉備。蓋理者智愚所共曉。而有時不足信者。非無理也。乃理之變耳。故曰雖遠而可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有所據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改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於靜者。要其終也。以上數端。雖爲古人解易之陳言。然理之變動不居。亦可見其略。欲窮事理之變。而知所從違者。不可不研究於此焉。

書經之概略　記言之文。始於墳典。當時之訓詁誓命典謨。胥於此乎在。後世歷史之學。皆祖述於是。至其文辭之詰曲。意旨之奧衍。尤非精心研求尋繹。則不能以解。然而治此學者。宜尋其理。不必震於其詞。故王粲之言曰。尙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善哉乎言。可以概此經之要旨矣。按書經有古文今文之別。伏生之書爲古文。孔安國之書爲今文。以時間辨之。是宜今文。條暢易解。古文錯落難明矣。而乃適得其反者。何哉。蓋伏生之背誦。理會於心。詞達於口。且必爲當時通行之文。故得其易者。安國考求於蝌蚪錯亂之餘。斷裂摩滅。本難於追尋。故得其難者。二者之眞僞。不可不辨也。然徒辨其體。而不究其用。則亦無所益。按孔叢子子夏問書之大義於孔子。子曰。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益稷。見禹稷臯陶之

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此數語可以盡其大義矣。且世之奮筆纂詞。乙乙抽思者。其本旨皆欲使天下後世。觀於吾言而有一所感發興起也。然而有淫哇鄙靡邪僻害正矯激詐僞詭隨阿世諸弊。非惟不可以視。抑且有害於人心世道。此命筆者。不可不引以爲戒。而讀書尤當審其正邪。以爲從違也。明於尙義之義。則二者俱得其衡矣。此所以當研究者也。書之爲言。書前事而使之不忘。以爲後世之法。故云。事顯於言。而書以示法。於以知治此經者。不可不注重於其法。請言其示法之略。以爲考鏡。如堯典示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法。說命示入學之法。洪範示爲治之法。無逸立政。示修己立治之法。禹貢示地理之法。而其法之最詳者。則莫如政治之全體。若齊天運正官僚。則壞成賦之法。建侯樹屏之規。以及原本於庶物。經緯乎天地。精一執中之心傳。欽明文思之至德。明刑欽恤以治法。謹瑟頑民以立政。賡歌則關於風詩。九疇則關於象數。後世之政治學術。皆創有規模矣。所惡於食古。不知化而迂拘墨守者。爲其安於章句之間。不會其大義。則古今時代之不同。彼時之言。往往與此時之事隔閡而不能通。復因其然也。而並其精意微旨。舉皆廢棄。豈不可惜哉。善讀書者則不然。因其有肇端略具之規模。而溯流探本。繼長增高。發揮而光大之。則可觀文化之進退。政俗之汚隆。則書之一經。巨細俱有可用。而況道德政法相傳之徵要。名詞識諸心。見諸行。固宜歷久而不弊者。又安得以陳言目之哉。此所以當研究者也。

詩經之義設略　詩者觀民風之美惡。政俗之良窳。使上下之情不致隔而閡。下則貢俗。上則見志。興觀羣怨諸端。未始或異也。吾國詩教。所以創始者厥爲此經。欲治詩學者。

不可不注意焉。按詩有四名五志之分。何謂四名。曰風。曰化。曰頌。曰歌。是也。何謂五志。或美或勉或傷或惡或誡是也。茲數端者。作者之本旨。而讀者亦不可不即是求之。孔子之讀詩。謂於周南見周道。所以盛於栢舟。見匹婦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古人所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於木瓜見報施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鷄鳴見君子不忘其敬。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於下泉見亂世之思君。於七月見周公所以造周。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於采薇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南陔廢則朋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南有嘉魚。則賢者不得其所矣。小雅盡廢。而中國微矣。以此可見詩之爲道。有關於世道風俗。如此其重。安得而不從於研求焉。又按詩之三經爲風雅頌。三緯爲賦興比。四始爲關雎、鹿鳴、淸廟、文王諸篇。民俗歌謠爲風。朝會之樂爲大雅。宴享之棄爲小雅。形容功德爲頌。其體略如此。夫人能言之矣。至於其大關係。則有數端。一取其忠厚惻怛之心也。一取其閑邪陳善之意也。一取其語和而莊。義寬以密。可以爲萬世之法程也。學者苟能窮其指歸。則性情自能納於正軌。所謂遷善遠過而不自知者。即此之謂焉。故劉彥和謂詩能持人性情。朱晦翁謂詩者浹人事。備天道。夫人事性情天道。由學之至遠至大者也。詩學能涵包於此亦可以能。其廣大悉備。無所不周矣。近世詩學雖迭爲廢興。然卒不能絕。可見其入人者深。故有以傳世而行遠。然則有志風雅者。安可不研求於此哉。

一、春秋之義　記事之書。託始於春秋。蓋人羣相結。不能無事。而事則有是非曲直。人

之有於事。不能不用於心。而心則有誠僞正邪。若不示之以典則。而納之於軌物。則人心反道敗德。而演成蔑紀滅倫之事。胥一國之人。而皆放紛僻邪。莫衷於正。則與禽獸何異。孔子有憂於此。故有春秋之作。因魯史固有之事迹。而誅心以爲褒貶。按釋名曰春秋者。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冬夏可知。蓋包舉四時而名其史。所以紀四時中之事耳。廣雅則謂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和之象也。此言即其名。而知其陳義之中正。史記則謂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在春秋。此言因春秋之時。而包括於萬事萬物也。其名之解有若此者。其義之深微涵被。學者各就所得者而言。亦千端萬緒。而莫究其極。按春秋繁露。所稱十指。一爲舉事變見有重焉。一爲見事變之所至焉。一爲因其所比之焉。一爲强幹弱枝。大小本末焉。一爲別嫌微明異同焉。一爲論賢才之義。

別所長之能焉。一爲親近來遠。同民所欲焉。一爲承周之文。而反之質焉。一爲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焉。一爲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焉。蓋所謂十指如此。余謂此說固極詳備周洽。然春秋之義。總括萬事。而扶持正義。以刺人心於隱微。心有所不誠。則必爲其所指。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指。寧止十端而已哉。又有所謂五始者。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時之始也。王者受命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公即位者。有國之始也。蓋所以重始者。亦有義在。天下之事。其成敗利鈍。是非得失。惟在於其始。始苟能慎。則所之無不順。不知慎始。則無之焉。而順循不止。失於毫釐。而謬以千里也。又按禮法論曰。春秋常事則書。變事則不書。此尤爲後世作史者之準則。夫記事者。必以事之有可記者而記之。乃有所益。不然。累瓦結繩。陳陳相因。其何補哉。人之於事。應其常者易。應其變者難。示其變者以則。而使人有所取

法。乃作史者之本務。故近世西人之治歷史學者。其撰述恒取有關於社會之隆汙。民族之盛衰。以及人心風俗。龥出一時。而爲前此所未有者。而表出之。以爲國民之鑑。其無關治忽者。則略而不書。聽其缺焉。此其意猶能以春秋爲近。又按春秋本旨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原行事之跡以爲例。猶天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言更爲著明而深切。非特治春秋之學者應具此意。凡治形而上之學。皆宜如此。嘗謂春秋有微言大義之分。余謂正不必分。惟其寓義於微言之中。而愈耐人尋味。犁然有當於心焉。不然。則寧讀現行法律。豈不明詳周至。條分縷析。勝於春秋萬萬哉。是知因事爲例。愈於因例爲事多矣。至於其書法。則益有分量。聊以間於載籍者。舉其略焉。如吳楚之君不書葬。所以示貶。晉侯召王而曰狩。所以示防。諸如此類。皆以正其分義也。書隱爲公。書盾爲弑。諸如此類。所以正其名實也。溴梁書大夫之盟。伐宋明子鼂之專。諸如此類。所以正其幾微也。其餘不須備數。而其書法之微旨精意。亦稍可見矣。凡人之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一則愛惜身命。一則愛惜名譽。有此兩端。後人羣賴以安。彼暴戾恣睢者。非不快於一時。而刀鋸鼎鑊。隨諸其後。廢止其生命。則其過惡。亦因而漸滅矣。是不愛身命者。其爲人禍也猶小。惟人不愛聲名。然後爲所欲爲。而不復顧忌。且巧僞變詭。轉脫相欺。智所不能防。法所不能治。充其極足以陷溺人心。而使與之俱流。其爲禍也演。無所底矣。孔子有憂於此。故以褒貶代鈇鉞之用。取其名加以刑誅。彼神奸巨慝。能欺於一世之人。而全其身。而不能欺於萬世之人以全其名。故亂賊一夫。稍知戒懼。於可爲而不爲之時。舉春秋之義以相制。則有時悛然而止焉。其爲功豈顯哉。或有譏其尊崇時王。而不合近世之學旨者。殊不知東周之時。所以紛亂而莫可匡救。正以尊卑等

夷。而統一之義絕。故天子守府。諸侯放恣。政在大夫。陪臣權愈移而愈下。則欲已其亂。則不得不正其體制。而誅其僭濫。非以君爲重而民爲輕也。且春秋之義。凶年修舊則譏。造邑提譁。苦民傷民。均在所必貶。其視民之重也如此。故可以爲萬世法。

一、三禮之義　聚一國之人羣種族。以性質體格之萬有不同。若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質然純任其自然。則勢必樊然殽亂。爭奪相殺。强侵衆暴。而莫由一日以安矣。草昧之世。所以人患繁興。而生機甚危者。職此故耳。後之聖哲。見人類之與接爲搆。忿焉而爭。揆焉而鬭者。不能一時或無。窮智殫力。以求一逞。其幾甚蹙。其禍甚烈。思有以已之之術。而不可卒得。彼兵戈之威。刑罰之嚴。非不足以維持人羣於不亂也。然其用有時而窮。且徒恃此二者以爲治世之道。必不可行。何以言之。兵戈刑罰。以力屈人。而不足以大服人之心。以勢制衆。而其柄不能永操之於一己。力者人人有之。一與一語。能懼我哉。力之所聚。則其勢必强。力之所分。則其勢必弱。皆人之爲。非天之理也。以人事之偶然。而欲以此爲長治久安之道。不亦傎乎。故兵刑爲佐治之具。而非治道之大本。其本維何。曰禮者何。順天秩之固然。而以之維持民彝於不墜。生於人之心。而裁制其匪僻之念。使此念未發之時。即有此禮字範圍於中。俾其無有不善。故吾念一發。即合於節。曉然於人己爾我之間。義利內外之辨。於是見之於言。行之於事。而自兩無所失。油然道盡。此治心之本。而至理之所存也。雖然。人藏其心。而不可測度。其誠其僞。外無由知。以千材萬質。體格不同之人。而欲齊之於道。其效安攸依哉。曰惟禮之故。而後人無容其欺僞。蓋在內則化其心思。而盪瑕滌穢。罔不純潔。在外又節其言行。而周規折矩。罔不脩敬。故明其序。定其分。別於嫌。明於微。長幼親疏。大小尊卑。人道

自然所具者。一一即其情而爲之節文。所以順其固有之心。而定其遵行之條。法則無此和。律則無此備。不怒而人自畏。不嚴而人自化。犂然有當於心。睟然見於其面。此皆禮之大用也。雖然。虛其儀而不明定於實在。則人有所推移遷就。轉脫苟免。上下以要。左右以求。亦何所以至哉。故聖哲有憂之。於是即當時之禮制。斟酌損益。以求其和。施之於當世。既無所不行。傳之於後世。亦不慮其泥。乃揭而存之。以告後世。故三禮之書。即此意也。周禮者記一代之官制。禮之依於政者也。儀禮者。記風化之所宜然。禮之見於俗者。禮記者。記禮教之深意。禮之見於學者。政俗學皆可以見禮之用。故研究此學者。皆宜從此觀之。所謂賢者識大。至於一時之制。一時之情。一時之學。說固不可以沿襲於百世。然善學者即此爲標準。而潛心以求。則政俗學三者。正須資此講求以進化。又何必迂拘墨守哉。請細論其研究之法。

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周禮記一代制度政綱。而爲百世參考損益之規。蓋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然亦不能一無所本。而矯揉造作。強剽竊襲。取域外之政策。而不顧民情風俗之相合與否也。而時勢之不同。尤小可墨守舊聞。更張紛變。生今之世。返古之道。不特災必及身。亦且害敷於世。如新莽安石之流。皆以周禮誤人家國。而迂謬自是之心。至死不悟。豈禮經之罪哉。師其糟粕。忘其精意。所得之禍。固宜若此。而不足怪也。

儀禮亦爲周公所作。專記動作揖特之儀。登降進退之數。婚喪冠祭之文。一獻再獻之節。然周代之通禮居多。後世師其敬意。則又若泥於一定之節。而不思古今時代之不同。則必且禁緩其纓。簡連其容。非特於俗所非笑。亦且手足耳目之間。若有丹漆膠絲者然。一動一靜。拘牽太過。天倪之和。何從而有。而以此自律於己者。亦必以此苛責於人。僕

邀繁苛生怨。招尤過矜。舒雁之容。必有蜀犬之怪。是若者有禮之損。無禮之益。有禮之拘。無禮之適。小智陋儒。大率如此。亦何所取裁哉。禮記相傳爲孔子令七十子共撰。各就所聞。各書爾志。彙而集之。以成一書。或錄舊禮之文。或記變禮之文。或兼言仁義之倫要。或更及得失之損益。比及於汗。眞僞雜出。二百四十一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五十六篇。又取月令堂二篇。台以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說也。余謂戴氏刪除繁複。刋闢蠶叢。功固有不可沒者。然舊本亦宜並傳。以爲能免。嘗聞之古人謂禮記諸編。各有其義。茲撮其要。而研究之。蓋於曲禮。夫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意。于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太子搢挺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望。於少儀詳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施令。而民悅之之義。於哀公見君爲政。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有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酒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每一章必有一義。其義於吾心。則其對於事物。必能有所注措。此

其所以爲禮之功也。禮之音與理通。而義亦相近。人之會性有所以發。因而爲之節。既和又恐其怠。又率而行之。恐其不從。又示之以罰。三者爲禮之大用。節以和者謂之樂。行其怠者謂之政。威其叛者謂之刑。此爲禮之三支。於禮之中有廣愛以溫厚。有從宜以斷決。有疏達而能謀。有固守而不變。仁義禮智。是爲四名。古人謂四支如手足。四名如筋體。蓋禮者。猶禮不備。則謂之不成人。禮不備者。亦猶是耳。然程子謂禮記雜出於漢儒之手。于是後儒多有引以爲疑者。即如月令一篇。或以爲周公。或以爲呂不韋。議論紛然。莫衷一是。余謂皆爲好事者之爲。而與經學毫無所補。此其弊由於尊經太過。一時令甲所垂。而不許人參一疑問。故豪傑不甘奴於古人之士。因過激而生過疑。遂自秦以上之典籍。一無可信。皆以爲後儒之僞託。摭拾斷文。強相證驗。固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然而私心臆度。因有適然而巧中者。後生揚其頹波。遂至議經僭經叛經廢相等種種。非聖無於之爲。不一而足矣。然則諸經一無可疑乎。曰何爲其然也。大純小疵。可學者正多。何必矜矜然持其異論以爲快乎。不如即其經文。以爲潛心體驗。其當於吾心者則取之。其逆於吾心者則置之。又何可恣其攻擊。而害吾心之正乎。即如禮記篇中。諸義皆可節取。然如君臣之義。與現世不相通復。而其誠敬之意。祭慎之思。社會團結之精神。仍不可少。安得不去其名而師其義乎。其他蓋可以類推矣。

◉無線電述要（續）

電工系　于寶璜

（五）無線電之未來觀

無線電之進步、近數年來。頗有蒸騰日上。一日千里之勢。推其原因。不外各科學家犧牲多少腦筋與心血所得之結晶體也。無線電之神奇奧妙。實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如現吾

身在斗室之中。但可得消息於千萬里之外。如他處有音樂歌曲。或演說諧談。或市情報告。或氣候狀況。祇加以適宜之調整於收信機上。於是吾雖身在異處。但亦可得他處之音樂消息也。斯可不謂奇乎。試考吾儕先人祖父或曾祖時之無線處事業。與現在無線電之事業比較。不啻霄壤之別。現在之情形。非彼時夢想所能及也。由斯理推之。將來吾儕之子孫時代之無線電事業。與現在時代之無線電事業比較。亦必爲霄壤之別。亦即非吾儕現在之人夢想所能及也。換言之。後之視今。亦必如今之視昔也。由此觀察無線電將來之發展。匪可限也。

人人帶有一無線電之收信機於身中。苟吾任行何處。皆可得其所欲聞之消息也。雖至南菲洲之大荒原中。或至北冰洋絕跡荒涼之處。皆非與外界隔絕。然亦可得聞紐約城中大街上所演樂劇中之諧談歌唱。亦可聞巴黎城中之音樂也。

無線電將對於軍事上。亦必有莫大之貢獻。如敵方列陣埋伏。因相距甚遠而不得其詳。但可用無綫電傳像之法。將彼方之各種情形。及工作狀況。陣地之形勢。可立即現於目前。若觀活動電影焉。因此彼之各種陣勢。各處埋伏。皆可了然於心。故欲破敵則易於反掌也。如現在晉軍。被困於涿洲城中。而奉方攻城列陣。頗有可觀。但相距頗遠。又無縮地之法。故欲覩眞實情形。實爲不易。但亦可制用無線電傳像之法。將涿洲城裡城外之景象。及兩方對持之情形。亦可立現於目前。如身臨其境無異也。古人云。天涯渺渺。恨無縮地之方。但此術何異於縮地耶。換言之。縮地竟然有術矣。

由上之種種推測無綫電將來發展。或可將五洲化爲同室。聚異族於一堂。談吐可聞。言語無隔。殊方何異於比鄰。雖直徑8000哩之大地球。不啻收縮至一彈丸。而隻手所能握矣。斯誠亦意中事歟。

祭仲舅陳介石先生文

林損

年月日。受業甥林損。謹以庶羞牲醴之儀。致祭於舅父介石先生之靈。嗚呼舅父。而竟至此。道大莫容。河淸難俟。齎志歿地。遺憾無已。易簀反席。獨抒微旨。不諒駑散。謂可繼軌。金石旣銷。蒲柳焉恃。舅父猶然。甥寧不死。如不即死。敢忘礪砥。皦日在天。滔滔江水。語短心長。鑒此哀誄。嗚呼哀哉。尙享。

◉與湘潭縣令書 共和十一年代湖南總司令部秘書

劉樸

縣長先生執事。零雨褰埃。服絺非熱。湘城涼吹。動靜增舒。敝邑株州商會正副會長張淩二氏。傾陷街團易子芬案。業荷收回拘易之票。諭令街紳排解以和。使罪疑必涵於洽化。道長無讓於小人。仰頌哀矜。尤欽明愼。但其積怨。未肯調停。仍軫尊懷。將傳兩造。易子芬爲株州團總。歷十餘年。苟非正人。何以能久。深惟日月之光。無蔽於浮雲。鄉黨之論。有資於聽聽。不勝傾企。祗頌台安。

◉與湘潭縣令書 同年代湖南省議會湘潭議員

前人

縣長先生台席。備員議政。未接淸塵。闔邑嗚弦。永歌仁問。承流道邇。望廨思勞。近臘猶煊。盈樽多豫。茲有瀆者。邑媛黃斌畢業省城藝芳女子大學預科。考取香港大學本科。華女入彼校者。蓋自媛始。聲芳異域。曄被同鄉。而鳳奮無資。雲漢猶阻。方謀常金於官府。冀議會之贊同。動延時日。必先南邁。仰惟縣長。思樂鈞陶。若於邑中勸學所欵。資以一千或八百之數。則明德施於無涯。縣志增其盛則。敢代扳呼。諸希朗鑒。順頌台祺。

◉始聞劉先生凶信表哀以詩

黃侃

陰堂夢東里。山石折西州。哲人一萎喪。區宇遂冥霿。夫子挺異質。運窮才則優。名都富文藻。華宗紹儒修。一門興七業。經術超桓歐。析薪有負荷。堂構工塗髹。時命既差池。濡足增煩憂。逡巡失初願。審慮權圖喉。利輕謗則重。位高禍實由。平生狎風波。今茲正首丘。天枉良足哀。令終古所休。邦家欲淪滅。法術空探捜。帝典賚入棺。文獻兩悠悠。傷哉後死懷。悲罷追綢繆。肩隨易北面。采獲敢不周。溫顏論文史。推挹殊恒儔。幽都難久居。數年爲君留。屬疾經歲時。將護常思瘳。寧知緜惙辰。鯫生亦倦游。拜辭既歉闕。聞信翻疑猶。萬恨詎易刪。九原不可求。撫軀若槁木。寫淚亦江流。哭寢禮雖畢。奉手恩難酬。

◉壽何丈默齋

林損

天命未可知。學易儻有意。我聞何丈言。仰屋增歎喟。尊卑分則殊。獻規容狂恣。丈昔誦詩書。自比稷與契。魯論日三復。周公來夢寐。盍登廊廟間。共襄唐虞治。降志弄柔翰。亦頗有餘地。辛勤歸孫吳。此行眞失計。一劍萬人敵。夫豈儒者事。簡策雜戈矛。況嫌非品類。文戰偶騫騰。服官終憔悴。江湖三十年。困窮皆自致。恃我董宣項。蘊彼唐衢淚。白眼看大官。素衣隱畸吏。工書到鍾王。祇可判紙背。下筆輕韓歐。屬稿衆猶棄。箴石活人多。心膂已自憊。玩世或佯狂。飲酒豈眞嗜。四十九年非。一一從頭記。老學今何爲。願聞吾丈志。何丈笑無言。舉杯聊一醉。惟此冲和懷。佐以北窗睡。高壽定可希。萬患更奚悸。坐對無言教。轉慙胸多恚。起瞻澹蕩雲。悠然河漢際。

◉題岷源省長遺照

張之漢

金州之金鐵山鐵。鴻鈞大冶鑄奇傑。馭世指腕出風雷。照人肝膽貯冰雪。三分俠氣七分儒。白也雄心抵萬夫。延平雙劍一龍去。干將獨出驚風胡。摩盪風雲經百變。功成長揖歸羽倦。素車我來弔人琴。影堂猶見如生面。浩氣精光迴不磨。誰謂浮生掣電過。佗日黃金鑄范蠡。長留儀表壯山河。

◉入校旬日詩以誌意

陶明濬

峨峨魏闕高。其上多黃屋。章華跡雖陳。登眺豁心目。其北有崇巒。其中多竹木。相傳蜀帝魂。作化杜鵑哭。斯言雖謬悠。斯事聞已熟。有明當末造。戎寇驚莽伏。一朝犯帝京。巨禍生輦轂。百萬虎狼來。競作龍蛇逐。帝則抗軥經。民則入溝瀆。末路誠可哀。鴟梟將鳳啄。至今仰遺跡。尙復禁樵牧。五停高翼然。坡陀臨深谷。礦臺與砥室。尙未游欒鹿。太學在其旁。日月對林麓。十丈軟紅塵。得此何清穆。凜乎不可留。西風涼萬斛。人情似波瀾。自笑身世拙。嚬嚬鬥心兵。紛紛騰口說。伊余疏俊人。豈慣經離別。竭來京國間。中懷時蕩決。高堂依閭望。游子肝肺熱。同儕或嬰疾。呻吟日嗚咽。令我振觸之。悲憤無由泄。人生蕉空中。誰能堅若鐵。寒暖欠周防。榮衛遂衰薾。含和愼頤生。中心無憂惙。豪談常損氣。易象垂括囊。多言每多失。喤呻徒譸張。我行千里外。忽覺長途長。壯心竟銷歇。盪氣回中腸。隘屋不容膝。虛白生吉祥。古苔生於院。梅灰脫於梁。昏旭下晚景。悽然神爲傷。嘯侶聊命儔。快論稱雄弱。異同共析解。事理滋能彰。思辯本栢貸。何必誇面牆。

◉和寶珊哭不見詩原韻

劉德成

奇胎初墮地。惡耗忽飛來。却向秋風訴。非

關畫角哀。母思終未已。兒去可能回。曠野斜陽外。淒涼寸寸灰。

一葉隨秋落。龍門桐欲枯。黃昏今昔感。深夜夢魂孤。枕上愁多少。眶中淚有無。慰情惟弱女。嬉笑漫相呼。

◉秋夜偶成

法律系 孫馨巖

客裏驚心歲月忙。寒砧又擣九秋霜。梧桐院落清如水。小院書聲月滿窓。

一夜西風萬木凋。猿聲淒絕雁聲驕。空堦雨歇書堂靜。一穗紅燈照寂寥。

◉寒食晨起

英文系 徐瑞璐

每從佳節一開顏。睡起蕭齋意自閒。挫擁寒衾諳客味。重溫殘夢感家山。曉風猶慄春衣薄。朝日初暄鳥語閑。又是清明芳草綠。憶他果燕幾時還。

◉懷友人

印永法

他生未卜是今生。客舍閒居懶送迎。愧我常離家萬里。思君端在月三更。燈花慣惹遼西恨。酒興偏多物外情。感絕秋光八易老。那堪江上鼓鼙聲。

◉步尺子兄感懷原韵

前人

十載奔波傲骨枯。那堪回首憶江湖。雨絲風片追三晉。石馬銅駝認五胡。古道猿啼雲霧冷。夕陽雁落水天孤。折腰肯與爲卑吏。却問王陽尙有無。

案牘勞形筆硯枯。飄零蓬梗遍江湖。關河千里留南郡。鼓角三更憶北胡。流水小橋春事老。鷄聲茅店客心孤。歸來好作陶彭澤。五柳門前尙有無。

◉鷓鴣天 中秋後一夜

劉永濟

桂冷鸞孤好夢驚。碧花涼葉亂蛩鳴。瓊簫未

信翻新曲。玉鏡空傳近太清。霜未降。露先零。禁秋白袷又江城。素娥自惜清輝減。惆悵瑤臺第一層。

◉前調　重九　　前人

雨意詩情共一窗。天涯佳節又重陽。雁聲莫傍高樓發。笛語微嫌玉枕涼。衰草禮。萬蛩螿。菊叢能賺幾秋光。百年歲月長如此。獨坐眞成恨渺茫。

◉臨江僊　　劉清彥

自有天然眞本色。生成絕世風華。新鬟繡鳳鬢堆鴉。眼波流敨故。眉意透些些。好事無端抛撇久。可人除是秦嘉。天台新種紫薇花。重逢剛一笑。得意飯胡麻。

見說鄰家諸女伴。輕裾賭踏春陽。明河隔處抵紅牆。不成驚蛺蝶。獨是繡鴛鴦。滿地飛花情脈脈。隨風吹過西廂。塔鈴無賴說郎當。料應憐宋玉。錯擬嫁王昌。

繡戶開扃金屈戌。愁心分付裙腰。合歡如夢恨如潮。幾生修正果。百結播情苗。自惜餘春留錦帳。須知此福難消。落梅風裏苦相邀。玉樓今夜月。雙照淚痕抛。

三十種眠都入拍。酒邊教按銀箏。抱來秋影太玲瓏。花香紅有韻。露重碧無聲。莫倚多時能顧曲。誤入偏是聰明。推開寶雁不知情。雕梁雙燕子。替與說零星。

◉詞史（續）　　劉毓盤

詞人姓氏錄。若米友仁陽春集、李流謙澹齋詞、曾協雲莊詞、楊冠卿客亭樂府、趙善括應齋詞、王質雪山詞、吳泳鶴林詞、夏元鼎蓬萊鼓吹、徐鹿卿徐清正公詞、劉學箕方是閒居士詞、陳著本堂詞、吳存樂庵詩餘、均不載、詞綜所錄者亦惟楊冠卿、徐鹿卿、劉學箕、陳著、四家。餘若吳氏輯本張掄清江漁譜一卷。何氏鈔本陳允平西麓繼周集一卷。

各附於本詞後。尤所罕見也。

江氏本凡七家

朱熹晦庵詞　林正大風雅遺音
趙以夫虛齋樂府　吳儆竹洲詞
楊澤民和淸眞詞　文天祥文山樂府
姚勉雪坡詞

元鳳林書堂草堂詩餘以文天祥、劉辰翁、諸家列作元人。按劉氏入元以不仕終。當列作宋人。若文氏更不能列作元人也。

吳氏本得十二家。若張元幹蘆川詞。辛棄疾稼軒詞。張孝祥于湖詞。陸游渭南詞。劉克莊後村詩餘。戴復古石屏詞。許棐梅屋詩餘。趙以夫虛齋樂府。方岳秋崖樂府。蔣捷竹山詞。已見他刻不復數外。凡二家。

魏了翁鶴山長短句
吳曾伯可齋詞

詞人姓氏錄惟李曾伯不載。按周慶雲兩浙詞人小傳曰。曾伯字長孺。覃懷人。歷官觀文殿大學士。本集仲宣樓記曰。淳祐十年繼賈似道爲荊湖制置使。蓋理宗時人也。

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始於康與之。終於洪瑹。並己作爲八十九家。周密絕妙好詞選七卷。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幷己作爲一百三十二家。皆以南宋人專錄南宋人詞。非若黃大輿梅苑十卷。曾慥樂府雅詞三卷。補遺一卷。陳景沂全芳備祖五十卷。無名氏類編草堂詩餘四卷。趙聞禮陽春白雪八卷之不限於南北也。陳耀文花草粹編二十二卷。楊愼詞林萬選四卷。則瞠乎後矣。四庫提要以爲周氏所選。去取之嚴。猶在黃氏之上。又宋人詞集。今多不傳。併作者姓名亦不盡見於世。零璣碎玉。皆賴此以存。南宋詞選中最爲善本。其首以張孝祥者。以不附和議也。惟卷二錄蔡松年詞。卷七錄仇遠詞。蔡氏仕金爲右丞相。仇氏入元爲溧陽州學正。則與專錄南宋人詞之例不合。或者仇之出山。已爲周氏不及見歟。若錄蔡氏又何以自解焉。查爲仁、厲鶚、有合箋本。采摭諸書。各詳

其里居出處。或因詞而攷證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載其佚聞。以及諸家之評論。與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見於此編者。咸備錄之。其疏通證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余集、徐楙、據周氏浩然齋雅談、志雅堂雜鈔、癸辛雜識、武林舊事、齊東野語、弁陽客談、澄懷錄、雲烟過眼錄、數書。各補詞一卷。如驂之靳。可附以傳也。

南宋詞較北宋而多者。其時代爲差近。又詞爲當時所盛行。作者多自製曲爲後世法。高宗皇帝亦能詞。有舞楊花詞。亦自製曲也。又作漁歌子詞凡十五章。

水涵微影澹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

右高宗皇帝漁歌子詞之一。按廖瑩中江行雜錄曰。光堯漁歌子十五章。備騷雅之體。雖老於江湖者不能企及。

而又提倡羣工。不遺餘力。故見張掄詞即命以知閤門事。見康與之詞即官以郎中。見俞國寶詞即予以釋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詞人之多。所以迄於亡而不已也。析言之。其宗室亦能詞。趙彥端即其一也。

休相憶。明日遠如今日。樓外綠烟村冪冪。花飛如許急。柳岸晚來船集。波底夕陽紅濕。送盡去雲成獨立。酒醒愁又入。

右趙彥端謁金門詞。按沈雄續古今詞話曰。德莊西湖詞。孝宗極賞其波底夕陽紅濕句。曰我家裏人。亦會作此等語。

若趙汝愚則詞以人重矣

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歌。人間笑語。身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盡開。買個輕舟。山南遊徧。山北歸來。

右趙汝愚柳梢青詩。按沈雄宋名家詞評曰。此忠定公題豐樂樓詞。公謫後。朱晦庵註楚詞以哀之。惜宗臣之去也。

蓋自趙鼎得全詞。以迄趙聞禮釣月詞。作者不下百十家。趙聞禮且以楊春白雪著矣。

彼作徵子之歸者。猶不在數爾。其勳戚亦能詞。吳琚以喜雪水龍吟詞。觀潮百字令詞。兩受金帛之賜。琚爲憲聖太后之姪。又以書家名者也。

岸柳可藏鴉。路轉溪斜。忘機鷗鷺立汀沙。咫尺鍾山迷望眼。一半雲遮。臨水整烏紗。兩鬢蒼華。故鄉心事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

右吳琚遊靑溪呈馬野亭浪淘沙詞。按景定建康志引馬氏跋曰。秦淮海擅詞而字未聞。米寶晉善詩。然終不及字。若公可謂兼之矣。野亭名之純。

楊纘爲寧宗楊后兄次山之孫。度宗楊淑妃之父也。自號紫霞翁。尤知音。周密作西湖十景木蘭花慢詞。嘗就之訂律。故其佳詞頗多。不獨武林舊事所稱之除夕一詞也。

疏疏宿雨釀寒輕。簾幙靜垂淸曉。寶鴨微溫瑞烟少。檐聲不動。春禽對語。夢怯頻驚覺。欹珀枕。倚銀牀。半窗花影明東照。惆悵夜來風。生怕嬌香混瑤草。披衣便起。小徑迴廊。處處都行到。正千紅萬紫競芳妍。又還是年時被花惱。驀忽地。省得而今雙鬢老。

右楊纘被花惱詞。按詞律曰。此紫霞翁自製曲。山谷水仙詩有作對眞成被花惱之句。故取以爲名。

其作詞五要。則詞源備採之矣。宰執亦能詞。南宋一代。自宗臣執政外。其身正揆席者。以左相李綱始。右相文天祥終。李氏有梁溪詞。文氏有文山樂府。皆世所共知者。餘者周必大爲左相。有平園近體樂府。

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待許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誰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

右周必大點絳脣詞。按周密齊東野語曰 。公以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招飲。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因作此詞。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者。皐陵亦爲一笑。

京鏜爲左相。有松坡居士詞。吳潛爲左相。有履齊詩餘。吳相能詞。在京相之上。其詞則彙刻所未收。故表而出之。

池水凝新碧。欄花駐老紅。有人獨倚畫橋東。手把一枝楊柳繫春風。鵲伴遊絲墜。蜂黏落蕊空。秋千庭院小簾櫳。多少閒情閒緒雨聲中。

右吳潛南歌子詞。按詞品曰。吳相既爲賈似道所陷。南遷嶺表。有送李御帶祺滿江紅詞曰。報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亦自道也。

若參知以下能詞者。陳與義無住詞。張綱華陽長短句諸家。更多不勝數矣。將帥亦能詞。辛棄疾稼軒詞十二卷。南宋所謂自成一家者也。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愁（從周濟本作愁）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右辛棄疾摸魚子詞。按岳珂桯史曰。稼軒以詞名。有所作。或數十易稿。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世謂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也。

丘崈爲蜀帥。與辛氏同以知兵名。丘氏有文定公詞。

鳴鳩乳燕。春在梨花院。重門鎖掩。沈沈簾不捲。紗窗紅日三竿。睡鴨餘香一線。佳眠悄無人喚。漫消遣。行雲無定。楚雨難憑夢魂斷。清明漸近。天涯人正遠。儘教閒了秋千。覷著海棠開徧。難禁舊愁新怨。

右丘崈撲胡蝶詞。按鶴林玉露曰。辛稼軒有永遇樂寄丘宗卿千古江山一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二家詞派不同。其爲工

一也。

辛氏於孝宗乾道間。即知金之必亡。疏請下詔大臣。預修邊備。爲倉卒應變計。韓侂胄議伐金。詢之丘氏。則對曰。兵凶戰危。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朱熹亦謂辛稼軒、陳同甫、此等人皆可用。同甫名亮。有龍川詞。亦將才也。甫登第而卒。故未竟其用爾。

東風蕩漾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點香泥濕帶落花飛。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梅花。

右陳亮虞美人詞。按葉適水心詩話曰。亮每一詞成。輒自歎曰。生平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予所謂微言。多此類也。

武臣亦能詞。韓世忠有臨江仙、南鄉子、等詞。

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鬢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

右韓世忠南鄉子詞。按西湖志餘曰。蘄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小詞。信乎非常人也。

岳飛有小重山、滿江紅、等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白首爲功名。故山松菊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絃絕有誰聽。

右岳飛小重山詞。按陳郁藏一話腴曰。武穆小重山詞。蓋指和議之非也。又作滿江紅詞。其忠憤可見矣。

余玠有樵隱詞。則未見傳本也。

怪新來瘦損。對鏡臺。霜華零亂鬢影。胸中恨誰省。正關山寂寞。暮天風景。貂裘漸冷。聽梧桐聲敲露井。可無人爲向樓頭。試問塞鴻音信。爭忍。勾將愁緒。半掩金鋪。雨欺燈暈。家童困臥。呼不應。自

高枕。待催他天際。銀蟾飛上。喚取嫦娥細問。要乾坤表裏光輝。照人醉飲。

右余玠瑞鶴仙詞。按宋史本傳曰。玠少無行。嘗殺人。脫身走襄淮。以詞謁制置使。漸知名。後爲蜀帥。有惠政。所著有樵隱詞。今不傳。

大儒亦能詞。朱熹晦庵詞不必論。眞德秀不以詞名。

兩岸月橋花半吐。紅透肌香。暗把遊人誤。盡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 先自冰霜眞態度。何事枝頭。點點胭脂汚。莫是東君嫌淡素。問花花又嬌無語。

右眞德秀咏紅梅蝶戀花詞。按宋名家詞評曰。作大學衍義人。又有此等詞筆。朱晦庵不能專美於前矣。

魏了翁有鶴山長短句。則見諸彙刻者。

東窗五老峰前月。南窗九疊坡前雪。推出侍郎山。著君窗戶間。 離騷鄉裏住。却記庚寅度。挹取芷蘭芳。酌君千歲觴。

右魏了翁壽江倅菩薩蠻詞。按詞品曰。鶴山詞不作豔語。所作如壽江倅詞。宋代壽詞無有過之者。

佞倖亦能詞。曾覿有海野詞。史浩則兼工大曲矣。

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鑾仗。天上長春。

右曾覿應制柳梢青詞。按乾淳起居注曰。乾道三年春。車駕奉太上至後苑看花。曾覿進柳梢青詞。重賜之。

布衣亦能詞。楊旡咎有逃禪詞。劉過有龍洲詞。汪莘有方壺詩餘。汪晫有康範詩餘。黃昇有散花庵詞。此其尤著者。

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猶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鈐有種。五世元戎。 旌旗

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鞘。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呑胡虜。慘淡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

右劉過沁園春詞。按張世南遊宦紀聞曰。劉改之爲辛稼軒帥府客。尤好作沁園春詞。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某爲殿巖。從駕還內。都人初見一時之盛。改之作此詞以獻。郭遺之數十萬錢。

方外亦能詞。北宋方外詞。以仲殊寶月集爲一無蔬筍氣。南宋則張繼先有虛靖眞君詞。夏元鼎有蓬萊鼓吹。葛長庚有玉蟾先生詩餘。皆裒然成集者。若左譽之出家。

樓上黃昏杏花寒。新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征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灑淚對春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澹澹春山。

右左譽眼兒媚詞。按詞綜引王仲言曰。與言策名後。眷樂籍女張穠。贈以此詞。穠後委身於立勳大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與言忽有悟。即拂衣東渡爲浮屠。

劉瀾之還俗。則不復道及也。

玉釵分向金華後。回頭路迷仙苑。落翠驚風。流紅逐水。誰信人間重見。花深半面。尙歌得新詞。柳家三變。綠葉陰陰。可憐不似那時看。劉郎今度更老。雅懷都不到。書帶題扇。花信風高。茗溪月冷。明日雲帆天遠。塵緣較短。怪一夢輕回。酒闌歌散。別鶴驚心。感時花淚濺。

右劉瀾吳興郡宴遇舊人齊天樂詞。按方回瀛奎律髓曰。瀾初爲道士。還俗。學唐詩有所悟。干謁無成而卒。

閨媛亦能詞。孫道絢筆力尤高。以不幸而早寡。

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窗外響。多在梅梢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烟霧。騰騰扶上金釵。

右孫道絢詠雪清平樂詞。按詞苑叢談曰。

孫夫人春閨南鄉子詠雪淸平樂二詞。可與李易安頡頏。朱淑眞則遇人不淑矣。造物忌才。於閨閣而加酷。悲夫。

寒食不多時。幾日東風惡。無緒倦尋芳。閑却秋千索。瘦減翠裙交。病怯羅衣薄。不忍捲簾看。寂寞梨花落。

右朱淑眞生查子詞。按本集紀略曰。淑眞爲文公姪女。歷代詞人姓氏錄則曰與魏夫人爲詞友。魏夫人則丞相曾布妻。司農少卿曾紆母也。時代不合。未詳孰是。

妓妾亦能詞。美奴有卜算子詞。

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　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

右美奴卜算子詞。按茗溪漁隱叢話曰。美奴陸敦禮侍兒。善小詞。每乞韵於座客。頃刻成章。敦禮令掌文翰。

蜀妓鵲橋仙詞。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敎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右蜀妓鵲橋仙詞。按齊東野語曰。陸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以自解。妓即韵以答。或誘翁挾蜀尼以歸。即此也。又按以白話入詞。始於柳永。繼之者若黃庭堅鼓笛令秦觀品令石孝友惜多嬌。幷用俗字。可謂惡詞。所謂北宋每有無謂之詞以應歌者也。惟此詞及嚴蘂卜算子詞蜀妓市橋柳詞。出之婦女口中。反在學士文人上矣。

仙鬼亦能詞。乩仙之詞多可誦者。

覩嬌紅細撚。是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好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爕。向曉來露浥芳苞。

一點醉紅潮頰。　雙靨。姚黃國豔。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偏引動。狂蜂蝗。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尙餘媵妾。

右紫姑詠一捻紅牡丹瑞鶴仙詞。按洪邁夷堅志曰。周權令西安。每邀紫姑卜休咎。仙善屬文。因求作一捻紅牡丹瑞鶴仙詞。以捻字爲韻。欲以困之。亦不思而就。

鬼詞若故宋理宗宮人衛芳華一詞。亦作手也。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携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蓉滴露。斷堤楊柳搖烟。　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烟消鳳蓋。波沒龍船。平生玉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冢上。西風燕雀林邊。

右芳衛華木蘭花慢詞。按樂府紀聞曰。仁宗延祐初。永嘉滕穆寓臨安聚景園。月夜遇一麗人。自言姓氏。邀共飲。自歌此詞以侑觴。相隨者三年。忽云緣盡而別。

其出處無攷者。總不外乎此矣。惟掖庭無詞。若楊娃（寧宗楊后女弟所謂楊妹子也）有訴衷情詞。王淸惠有滿江紅詞。（東園友聞曰張瓊英作）金德淑有望江南詞。則未必無人也。或者秘而不宣歟。

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樓間。

右金德淑望江南詞。按樂府紀聞曰。李章丘至元都。聞鄰婦夜泣。訪之則宋宮人也。因自舉此詞。遂委身焉。

詞苑叢談謂李全子有水龍吟詞。是賊寇亦能詞。故詞之宗宋。猶詩之宗唐。然而賀壽惡詞。賢者不免。亦風雅之衰也。

●東洲劄記

法律系　唐文馞

支那兩字。有謂係秦字轉音者。或謂因磁器而得名。二說皆妄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皆恃血指。後見中夏人犂鋤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

夏人曰支那。支那云者。華言巧黠也。見諸摩訶婆羅多挨大戰經。

瀋陽福陵之景八。曰龍灘垂釣。引水濕帆。寶頂凝輝。天橋掛瀑。泉溝採藥。柳甸聞鶯。明樓過雨。西山映雪。瀋陽縣志。皆不及載。按堅朝皆親謁丹邱。迄今蒼松翠柏。徒鎖暮鴉。石馬銅駝。半埋荒草。瞻望橋山。泫然增滄桑之感焉。

春秋時衛使婦人飲南宮萬以酒。醉而縛之。（見左傳）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然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飲酒者乎）若管仲之女閭三百。以便行商。越王使罷女縫衽。（見國語罷女謂乏於德義者）固其後焉者矣。至漢武始置營妓。待軍中之無妻室者。（見漢武外史）至唐時長安有平康坊。雜花並植。新進士游其中。時人稱爲風流藪澤。（見開天遺事）至史記載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蓋皆秦樓楚舘之類也。迄今楊柳白門。不少王孫繫馬。枇杷巷里。尤多名士問津矣。

沛公之我翁即若翁。賓媚之齊母亦晉母。（左傳成公二年）同一風味。然賓媚之辭令堪嘉。而沛公之心太忍矣。

附錄

◉文法科圖書舘鳴謝

贈與者	
東邊商科中學	月刊第二、三、期二冊
第四中山大學	行政周刊由第十期至第二十期　十冊
奉天第一高級中學	校刊第一卷一、二、三期　三冊
奉天法學研究會	法學新報由第二期至十四期　十三冊
南開大學	周刊由第四十一期至四十七期　七冊
集美學校	周刊第一五二、一五四、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期六冊

廈門大學　佈告第六卷五册　一册
新國家雜誌社　新國家第一卷十一、十二期　二册
日華學會　學報第二期　四册
遼陽教育公所　月刊第七卷八、九、十期　三册
大夏大學　周刊第四十三、四四、四五期四十七、四十八期周報第十二、十三、十七、十八期二共　九份
京師大學女子第一部　周刊第三、五、九、十期　四份
吉林省立第三中學　校刊　一册
奉天省立第六小學　校刊第一卷一期　一册
北京南方大學　校刊第一期　一份
東省特別區第一中學　校友會月刊第一卷二期創刊號　二册
菲律濱中華青年會藍球隊　扶桑紀游　一册
奉天省立第五小學校　省五雜誌第一卷二期　一册
廣西教育廳　教育公報第一卷十一十二期　二册
奉天第三高級中學　叢刊第二期　一册
中法大學　中法教育界第八、九、期　二册
廣州女權運動大同盟會　廣東婦女第九期　一册
大連青年會　青年翼第六卷十一期　一册
中華婦女節制會　節制第六卷七期　一册
廣東建設廳　建設公報第一、二卷二、十一合十二期　三册
上海光華大學　周刊第二卷三、二、期　二册
中華職業教育社　生活第三卷二、三、四六期　四份

北京大學第一院	新生第一卷二三、二四、二一、二二期四冊
醒獅社	醒獅第一五九、一六四期　二份
金陵大學	周刊創刊號　一冊
廣西旬報社	新廣西第一、二、三、四、五、六期　六冊
東吳大學	東吳第二卷第三期一冊
上海民立中學	圖書館消息第三期一冊
中華留日仙台學生會	通信錄　一冊
青島大學	旬刊第一、二、三、四、期　四份
京師大學師範部	周刊第一、四、六、七、九期　五份
奉天女子師範中學	校刊第四期　一冊
職業社	職業報第三十一期一份
民聲社	民聲第一卷一、二、三四、六、七、八期　七份
大連中日文化協會	滿蒙年鑑一九二八年份　一冊
通化教育公所	學商彙刊第二期一冊
清華學校	校刊第十三、十四期　二份
旅順工科大學	工大一覽　一冊
復縣教育公所	周刊第三卷由二十六至三十三期　八冊
財政討論會	研究各國變更庚欵辦法意見書　一冊
現代評論社	現代評論第六卷一五一期　一冊
北京狂風社	狂風第六七合期一冊
南開大學商學會	商學彙報　一冊
曉光周刊社	周刊創刊號　一冊
徐紹卿先生	法學新報第二期一冊
	戴季陶講演集　一冊
第一中山大學	政治訓育雙十號、四合五期　二冊
	圖書館十六年報一冊

◉理工科校役夜校捐欵錄

現屆學期之末關于校役夜校等事均行結束故將本季熱心捐助諸君之大名登錄聊申謝意並列表如左

理工科校役夜校十六年度募捐統計表

姓字	現洋數目	奉大洋數目
吳仲賢		三十元
孫献廷		同上
莊丕可		同上
葉靜遠		同上
何碩民		同上
趙配天		同上
高惜冰		二十元

姓字	現洋數目	金票數目
趙修乾	三元	
卞彭年	同上	
臧哲軒	同上	
桂德周	同上	
丁庶爲	同上	
陳有恒	二元	
王董豪	同上	

張鏡玄		同上
周天放		同上
趙伯期		同上
何吟苢		同上
方遐周		同上
婁穆卿		十五元
趙存甫		十元
姬金聲	三元	
施孔成	同上	
丁緒賓	同上	
馮漢叔	同上	
張豫生	同上	
余蘭園	同上	
程伯商	同上	

孫劭勤	二元	
于傚忱	同上	
謝晋卿	同上	
張德居	同上	
栗日新	同上	
安仲智	同上	
王心一	同上	
石樹德	同上	
李之馀	同上	
張朶山	同上	
關繩武	同上	
張世勳	同上	
馮君策	一元	一元

總計以上共募奉大洋三百二十五元現洋六十五元金票一元

會計股長胡成章造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內容不限門類關於校聞論著學術譯述講演文藝均極歡迎

二 惠投之稿務祈繕寫清楚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

三 來稿用何名號發表悉聽投稿者之便惟須將眞姓名及住址示知

四 來稿如不願增删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倘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 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

六 投稿經本刊揭載後酌贈本刊若干册以答雅意

七 來稿除附函聲明發還外其餘無論取錄與否概不發還

定閱價目

零售每册	奉小洋貳角
預定壹學期	奉小洋三元貳角
預定壹學年	奉小洋陸元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文法科理工科印刷股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印刷所

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一學期	一學年
全面	十元	壹百二十元	二百元
半面	五元	六十元	壹百元
四分之一	三元	三十六元	六十元

以上均按奉小洋計算 由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由九月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五日各爲一學期兩學期爲一學年